

第三十一回 逃尼庵燕玉守節 詰姦情太郡拷婢

卻說太郡回歸臥房，哭倒牀上。江三嫂教燕玉曰：「趁今太郡痛子之時，小姐可假意小心伏侍，太郡自然不忍使爾出嫁。」燕玉曰：「向來我曲盡女道，自是嫡母分別親疏耳。」即時刻不離太郡牀前，百錢安慰。到次耳，太郡謂燕玉曰：「爾爹爹已把爾姻緣許配崔攀鳳，我又方寸俱亂。無心備辦妝奩，只將前日出嫁物件與爾帶去，待日後再行補足。」說罷，燕玉苦辭曰：「大哥夫妻遠在邊庭，二哥失陷娥巢，我若出嫁，母親舉目無親。若要出嫁，須待大嫂回來，女兒方得放心。」太郡曰：「難得我兒孝心，如此極妙。」燕玉暗喜，加倍小心孝敬。

到第三日早飯後；女婢報曰：「二舅老爺前來請安。」太郡曰：「請他進來。」燕玉退出。須臾間顧宏義進入房來，太郡坐在牀上，令女婢移椅，請舅老爺坐下。茶罷，太郡曰：「癡兒好勇，自請出征，失陷賊巢，令我腸斷。」宏義勸曰：「奎壁雖暫時失陷，姊夫必設計，不久自然回家，不必過慮。」二人說些閒話。宏義曰：「姊夫回書，甥女姻事已定，大約即要擇日行聘完娶。」太郡大怒曰：「姊姊太無良心，我家現有橫禍，還說甚親事！爾做兄弟也不量力，何厚於彼而薄於此？」將手捶牀，大叫曰：「爾們要迫殺我！」顧宏義愧羞無地，只得說曰：「姊姊不歡喜便罷，何必發惱。」又說些閒話，方才辭別。燕玉小姐暗自歡喜。

過了五六日，顧太郡起牀，料理家事。忽報崔母來探，太郡迎接坐下，說了許多閒話。崔母曰：「大孩兒夫妻一月間便要進京，次孩兒亦欲進京捐監，俟來年考舉，我又老邁，家無次丁，若二姪女相伴亦好。」太郡曰：「前日賢弟來說，我因無心料理妝奩，既如此，如今就可擇日而行。」崔母大喜。那燕玉偷聽，驚得魂消魄散，奔到後樓，來見江三嫂，說出前情，求其速定計策救已。江三嫂只得安慰曰：「小姐不須著急，待我設計。」不多時，崔母辭別回去。

不覺又到第三日已牌後，顧宏義送日課前來曰：「崔家亦已擇定四月十八日行聘，二十五日完娶，吩咐各物從便，不必費心。」太郡看了日課應允。宏義辭出。燕玉急推江三嫂：「五日後便要行聘，爾今計策若何？」三嫂曰：「我蠢人無計可施，且從容商議。」燕玉曰：「此乃緩兵之計，罷了，奴唯有一死，以保名節，免得憂慮。」江三嫂恐其自盡，乃曰：「計策卻有一條，恐小姐難受苦楚。」燕玉問曰：「計將安出？」江三嫂曰：「我有一個胞妹，十七歲時，出嫁於張姓，妹丈忽然病故。吾妹自知命苦如此，決投在萬緣庵削髮為尼，法名贅如。伊師善靈，年已四旬，乃是庸中住持，師徒六人在庵。其庵名萬緣庵，離此有十二三里路。不若爾我到庵中潛身，其庵中房屋甚多，未知小姐意見若何？」小姐道：「三嫂專說混話，庵廟寺院，乃庵人所到，俗女同居，動人疑心。倘被母親知道，性命不保。」江三嫂曰：「這萬緣庵雖供奉仙佛神祇，從無男人入庵點燈問籌，香火最是冷落庵內深遠，房屋頗多。小姐須打算定方可前去。」燕玉曰：「我若守名節，雖死無恨。」江三嫂曰：「只可爾我阿走，太郡好潔，爾走恐辱壞家門，必不敢說起。」燕玉曰：「說得是。當密差爾先住，見善靈詐說如此如此，看尼姑肯收留否，免我憂慮。」江三嫂曰：「尼姑貪財，聞得避難，必有銀兩，一定收留。待我著兒子前往問明。」燕玉曰：「證是，速當前去約定。」

江三嫂下樓，尋見江進喜，密把劉小姐欲同我避住萬緣庵；候皇甫公子出頭等情言明：「爾可往見善靈，不可說實事，只說如此如此，若肯收留，有些銀兩送她應用。」江進喜曰：「今小姐貞潔，天道必有好報；但善靈貪財，小姐並無大銀兩，難免受其欺侮，切不可往。」江三嫂曰：「我已說過，小姐但願守節，雖死無恨。爾可往說個定著。」江進喜曰：「待我來朝前往。」言未畢，只見女婢從內出曰：「太郡吩咐，四日後崔家要來行聘。」

過數日，到了四月十八日行聘日期，顧宏義著其姪顧本仁亦是文舉人押聘前來，一路音樂喧天。太郡無心，收了聘禮，發了回聘回去。是晚賞了眾家人花紅，次日即整頓孟氏的嫁妝，賠嫁女兒。燕玉急著江三嫂催促兒子，速往萬緣庵議定，來晚即欲避走。江進喜應允。

早飯後，進喜，拽開大步，急奔往萬緣庵，正遇著善靈。問曰：「江大叔何事，如此著急？」江進喜曰：「要見姨母商議一事。」即進內尋見究如，曰：「有不事與姨母商議。」道：「賢姪請坐，有話說來。」江進喜坐在旁邊，詐言曰：「劉燕玉小姐我太郡原許配皇甫家，今又改嫁崔家為妻。二小姐怎肯改嫁失節，欲尋死路。家母苦勸，是以家母欲同，小姐來到庵內避難，幫作女工；待皇甫家出頭相認，自當重謝庵主，未知庵主可肯收留否？」焚如搖頭曰：「鹿中香火冷落，庵主善靈又貧窮貪財，二小姐並無私房銀兩，到此定受欺侮，須尋別處安身，斷不可到此地獄來。」江進喜曰：「善靈貪財。姪亦曾聽說過，奈無別處可投。小姐仕願守節，甘心同作針指度日。姨母同姪前去懇求善靈收留便好。」

贅如曰：「她若有利，無不應承，有何不肯之理。待我請她來說。」隨出房門，頃刻間同善靈進來，江進喜見禮坐下。江進喜乃詐言太郡賴婚，二小姐同吾母要借此守節。善靈曰：「難得小姐節操，裡面尚有兩座房，並可安身。只是只有兩張空牀，連席蓋亦無，況吾等窮苦，菜羹蔬食，小姐須多帶些銀兩來應用為妙。」江進喜曰：「吾家小姐日食最儉，女工針指，板是嫻熟，到此便可幫作針指。」焚如掃：「未知兒時來，亦當約定。」江進喜曰：「來晚二更後即來，勞煩師父開門。」善靈曰：「就是三更後前來何妨，我等自當守候。」江進喜辭別退出。

不說善靈即著究如打扭後房伺候，單說江進喜趕到劉府；尋見母親，說明已約來晚前往。三嫂回閣，密通燕玉，且教收拾細軟，來晚好得起程。燕玉曰：「我已收拾完備，天晚過來。」原來燕玉手頭乏缺，只有平日買針指線繡下碎銀百餘兩，並有首飾約值五六百兩。次日日色墜西，俱各飽餐，燕玉、江三嫂同在房等候。到上燈時，燕玉吩咐飛鸞女婢先去安寢，道：「我辦要睡了。」飛鸞大喜，回進自己房內，閉門睡下。燕玉啟思未知何年得見母親，豈可不辭而去引即令江三嫂掌燈，一同來到太郡房中，見禮坐下。適值太郡正吃參茶，即將半碗參湯付與燕玉吃下，再說些閒話，方才回閣，何在牀坐下，將火掩住。候至二更，四處寂靜無聲，江三嫂曰：「此時正好起身。」遂下閣來，江進喜正在閣下等候。江三嫂上樓取了不個包裹，收拾定當燕玉、江三嫂寒暑衣裙，再上樓取了一捏錢起，奉是江三嫂執掌。

劉小姐首飾包做一拜匣，那百餘兩銀子亦淺一拜匣，取下樓來。江進喜一路開門，直到龐園後門，共六重門。江進喜便將衣服包裹燈籠放下，曰：「稍待我去牽一匹馬來，與母親小姐同乘，好得趕路。」燕玉曰：「極好，切不可便馬夫知道。」江進喜去了一會，取了一匹青鬃馬，鞍子俱備，牽出花園門，關上園門，先扶母親上馬，後扶小姐坐在前面。燕玉頂上蓋著紗縵。

三人起身，行了里許路，再向前趕了一會，已到萬緣庵前，即扶二人下馬，上前扣門。香公開門請進，六個尼姑尚在伺候，一齊接進。後邊有一座空房，進內只見有兩張空牀，連席蘇無。江三嫂見這光景，問曰：「連席辦無，如何安身？」燕玉曰：「來早自當備赤鋪陳便是。」梵如曰：「我裡面述有兩領舊席。」卸去取出二領舊席，安頓牀上。江送喜把包裹放下，曰：「我要回去了，若有急事，即來通知。」燕玉曰：「難為爾了，被有急務，須當來報。」江進喜稱是，出門上馬面去。

當下燕玉與眾尼始見禮，各通名號，開一個拜匣，一看卻是藏首飾的，燕玉即解開螺包，秤了十兩銀子，放在一邊曰：「此銀留下，備二付鍵蓋應用。」又秤下十兩，送與眾尼曰：「奴在此守節，有勞列位師父，權為一茶之敬，幸列位笑納。」眾尼大喜稱謝。又將銀交付善靈曰：「此是十餘兩銀，付與嬸父料理我等二人糧食，若有女工針黹自當盡心相幫。」善靈只望取許多銀兩，今見只有這些銀子，甚為不便，只得接了。眾尼退去安歇。

江進喜趕往花園，將馬仍帶進馬房縛下，把鎖並匙俱丟在地上。這花園只有江進喜住宿，從無他人混雜。當下江進喜回房，把門虛掩，解衣上牀假睡。

且說飛鴛睡到五更醒來，有些腹疼，即忙起牀解手，火已熄了。飛鴛最是膽怯，遂要往江三嫂房中來取火，把門推開，殘燈尚明，房中無人，只道在小姐房中，及到小姐繡房，門卻虛掩，火尚未滅，小吏害怕，即點火燃照著，並無一人。隨即下樓要報太郡，忽一陣狂風把火撲滅，那飛鴛大驚，哭叫起來，即到太郡房中，便狂叫太郡不絕。

顧太郡亦已醒了，忽聽得哭叫，嚇了一跳，暗想時運已退，次子娥巢被陷，此所謂禍不單行，諒必是凶事。忙叫曰：「不頻啼哭，快快前來。」即披衣坐起牀上。小婢已開房，飛鴛進房，就說小姐及三嫂不知何往，只有小婢，故言害怕。太郡疑惑曰：「江三嫂或有事起身，亦未可定，小姐不在，卻是何故？」叫起眾婢，點燈奔上曉雲閣，四處一看，並無人影，遂進小姐房中，開首飾匣一看，卻暗自駭然曰：「莫非與人逃走，連首飾帶去？」

再開箱看，好衣服俱失，只留幾件舊衣裙，急得手足失措，明是家世該敗，做出這敗家聲事來。太郡尋思，此必江三嫂代女兒牽馬，姦夫方得進來，即下樓坐下，吩咐女婢，速喚江進喜前來。早有一婢起身前去。又囑眾婢曰：「家醜不可外揚，此事不可令家將知道，倘有多言漏泄，定即活活處死。」一面喝問飛鴛曰：「爾在樓上，可有男人上樓，快快說來，免得受刑！」就令女婢速取皮鞭荊條前來。飛鴛曰：「哪有男人上樓？即女人亦不敢上樓。」太郡提起皮鞭，向桌一拍曰：「既無人上樓，小姐如何逃走了？再不實說，一定打死爾這賤人！」飛鴛放聲大哭曰：「自在上年太郡帶小姐往顧縣探親回來，小姐就時刻與江三嫂密語，甚至歎息流淚，只是不許小婢竊聽。近來京城國丈回書，許婚崔家，小姐更加著急，日夜同江三嫂密語。昨夜燈後，小姐叫小婢先睡，小婢只得先睡，不知小姐因何逃走，只此便是真情。」太郡怒曰：「江進喜因何不來？」再著一個女婢速去催來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龍鳳再生緣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